



以文化谋对话

——再读《桃花源记》有感

■ 万宁宁

在今年7月的世界和平论坛上，阿富汗前总统哈米德·卡尔扎伊（Hamid Karzai）在演讲中提到了《桃花源记》中的场景，并用“what fun”来评价这种生活状态。

听到这里，我忽而有一种跨越时空的穿越感。突然回想起去年中秋节，尼泊尔前任驻华大使坦卡·普拉萨德·卡尔基到清华访问时所说的那句话：

“希望中国和尼泊尔能像《桃花源记》里所写的那样，共存、共处、共赢。”

于我而言，除了中学时背诵默写过陶公的《桃花源记》，早已将这篇文章抛诸脑后。直到最近一年，先后听到两位外国政要在演讲或座谈中提及此文，在惊叹于中国传统文学影响之深远的同时，决定重读《桃

桃花源记》，试图寻找当代世界的桃花源。

“土地平旷，屋舍俨然，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；阡陌交通，鸡犬相闻。其中往来种作，男女衣着，悉如外人。黄发垂髫，并怡然自乐。”

细细品读，悠然而和谐的生活图景跃然于纸上，那里的人们安宁和乐、怡然自得，人世间的纷纷扰扰都与其无关。且不论是虚是实，陶渊明用简练生动的文字表达了社会民众对于安乐生活的向往，引起了后世文人的争相模仿学习：韩愈的《桃源图》、刘禹锡的《桃源行》、苏轼的《和陶源诗》以及赵孟頫的《题桃源图》等等，都对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不断地进行再演绎，但影响最为深远的，还是那篇300余字

的《桃花源记》。朱光潜先生对这篇文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：

“渊明的心中许多理想的境界……依我的愚见，《桃花源记》境界之高还在《归去来兮辞》之上。”

它的境界之高，既体现在超乎个体之外的社会思考，也体现在跨越虚实之间的精神探索，还体现为留给现代生活的深远影响。同一处桃花源，对于魏晋时期的中国和当今世界而言具有不同的意义。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，是乱世臣民的避难之处，是小国寡民式的人间乐土。从当下的环境来看，“桃花源”更是一种嘈杂环境之中的精神寄托与生活向往。我想，在纷繁复杂的国际格局中，或许这就是卡尔扎伊和卡尔基不约而同赞赏桃花源式生活的原



卡尔扎伊出席第八届世界和平论坛

因之所在。

不论是阿富汗还是尼泊尔，对于我们而言都是十分陌生的，或者说，我们对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都不甚了了。但是，对于桃花源的共同追求成为不同国家之间的对话基础。一篇古文，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联系在一起，将政治与经济纷争暂时遗忘。正如陈来教授在《守望传统的价值》一书中所言，“与消费主义追求的东西不同，诗词更多指向精神的、文化的世界，对社会有良性导引作用”，文化是软性的，不会让人们因物质追求而产生排斥感和抗拒感，也只有在文化的世界中，有差异的主体才可以平等而自由地对话。

无论现代文明发展到何种

程度，社会的主体始终是人，而人们对于理想生活的追求是相通的，这种共同的追求则需要文化的滋养。塞缪尔·亨廷顿强调文化差异必然会导致冲突，但不同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也必然会孕育出更多的尊重、理解与改变。

正因为桃花源不是真实存在的，它所蕴含的理念并非单一的文化，而是和谐共处的状态，既指生活平和安宁，也指精神自在安然。它更多地成为一种精神导引，为人们指出了理想生活的方向。

世界文化必然是多元的、多彩的，对于文化的尊重与理解是不同国家、不同地域、不同种族之间的对话基础。对于中国而言，传统文化精神就是连

接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一架桥梁，为更深层次的对话奠定基础。胡钰教授在与我们交流时曾说：“中国传统文化是与世界对话之‘源’与‘缘’。”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各美其美、美人之美、美美与共、天下大同，主张多元文化的和谐共生，这一精神既是人类文明之“根源”，也是世界发展之“机缘”。

《桃花源记》还引申出了一个成语：世外桃源，常用来比喻空想中的美好世界。诚然，桃花源在历史和现实中都是不存在的，但未来能否出现呢？我想，只要以人作为发展的根本，以文化作为对话的基础，“现世桃源”终归会出现。☞

（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）